

「擷英集萃·繼往開來」

「擷英集萃·繼往開來——國家自然博物館館藏精品展」近日面向公眾開放參觀。這是國家自然博物館掛牌後舉辦的首個展覽，通過展示不同時期的館藏精品，聚焦過去七十二年（一九五一年至二〇二三年）發展過程中的收藏和研究成果，部分珍貴的文字和視頻資料是首次與觀眾見面。圖為一名小朋友參觀歐洲野馬、北極狐等動物的標本。

中新社



幾人間處見閒情

炎夏已至，周末忙裏偷閒宅家翻書，恰讀到陳帥夫先生新著《叫生活悄悄歸來》。書中皆為散文，篇幅不長，三言兩語，活潑清爽，且意趣盡顯。

黛西札記 李夢

一疫三年，至今，人們的生活仍在慢慢回撥、校轉，試圖重尋往昔日常。人們重遊故地，再訪盛景，卻發現情景不如當初，為何，應是心境變了，情緒不再。都說「情景交融」「景由情生」，再好的風景，如果沒有善於發現美、欣賞美的眼睛，也是徒然寂寞。

作者在《叫生活悄悄歸來》自序中，常常提及的「閒情難至」，頗能解釋當下人們尤其是都市中人的生活樣態。每日在兩點一線間疲憊奔忙，時間與精力應付工作且不暇，哪有心情會生活角落裏或縫隙中微小卻熨帖的溫暖？作者也忙，難得的是能擠出時間細心觀察、遊歷、思考，並將所見與所感及時記在筆間紙上，日子久了，點滴成溪，匯集成冊，既是寫作者本人的日記，也是為應付生活而奔忙焦慮的我們，提示了打理理想日常的方式。

書中無意談論什麼大道理或講述什麼形而上的宏闊命題，而盡是閒情與隨筆：去過哪些城市或是鄉間，看過哪些電影，聽過什麼歌曲，又或是遇見過怎樣的男女，興之所及都可落筆，都可入題，並能引得讀者從這些看似平靜甚至平淡的講述中，啞摸出一些靈感，一些啟發與意猶未盡。

我尤其喜歡書中《林中漫步》一篇，短短不過兩三百字，便將林間漫步時眼見的風景、耳聽的風聲，與靜心的深思和無所顧及的放空，藉著「步行」這一再尋常不過的、遊覽風景的方式串連並呈示開來。作者在出世與入世之間穿行，以入世的紛擾和嘈雜映照出世的清明和無憂。香港多山，山上多樹，草木茂盛，站在忙碌街邊稍一轉身，便能遇見一片靜謐風景，與友相伴，會談暢飲，其樂無窮。誰說都市忙碌閒情少，關鍵只在這一轉身一側目之間。

書中用句用字精簡，長短句兼有，互為呼應。似乎受到古典詩文尤其是宋詞的影響，作者行文尤其注重節奏，起伏與頓挫之間，呼吸勻停，不疾不徐，娓娓道來。以閒筆寫閒情，不事聲張，是為「悄悄」；而「叫生活」的「叫」字，則是期冀與盼望的模樣。望讀罷此書的你我，都能覓得屬於自己、指向內心的寫意生活。

《詩經》裏的苕菜 如是我見 梅莉

《詩經》裏的苕菜

看到一個很美的視頻，是南京琵琶湖初夏的景色。

湖中的水草開花了，黃燦燦地一片，遠看湖面就像鋪了一層黃色的花毯。原來這是《詩經》開篇《關雎》裏所提及的著名水生植物——苕菜。「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杜甫的詩句「水荇牽風翠帶長」也很有名。在食材並不豐富的古代，苕菜是可以採回來吃的。「苕菜生水中，葉如青而莖澀，根甚長，江南人多食之」，但估計味道不佳，漸漸地被後人打撈回來切碎用來餵豬了。

但苕菜纖細古典的樣子實在是招人稀罕，近期又沒有時間去南京琵琶湖，於是就在申城尋找從《詩經》中走出來的苕菜。看到有人說徐家匯公園就有苕菜，周末迫不及待地追過去觀賞。徐家匯公園很有特色，一座貫穿東西的景觀天橋綠樹圍繞，橋下兩側是花的海洋。一側以陸地上

的五彩繡球領銜主打，一側是湖中亭亭玉立的小黃花吸引眼球。

這是苕菜嗎？它的葉子是橢圓的，形似睡蓮葉，開的也是鮮黃的小花，但花瓣是圓的，不像視頻中的花瓣有點尖。我用識花軟件一查，它叫萍蓬草，果然不是我想看的苕菜。

心有不甘，又查到虹口區的曲陽公園有苕菜，隨即奔去過去。原來上海的每一座公園都美得各有千秋。曲陽公園裏有一條長長的玫瑰拱形廊道，有大紅的玫瑰熱情似火，有粉色的玫瑰溫柔浪漫。走在玫瑰纏繞的長廊裏，暫時忘記了我是來看苕菜的。

走到玫瑰花廊的盡頭就來到了湖邊，水面果然黃花點點，我一眼認出這才是真正的苕菜。沒想到看《詩經》裏苕菜的儀式感如此美妙，是由高貴的玫瑰引領它出場的。苕菜葉比萍蓬草葉小很多，緊貼水面像極了蓮葉，圓圓的。苕菜的花也開得細小，弱不禁風的模樣，傘形花序，花瓣

淺夏風暖薔薇香

乎也被薔薇的芬芳給熏醉了。就這樣醉著，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滿月裏自是充滿了薔薇花的芳香。於是斗轉星移，季節更替，初夏的風伴著薔薇的香，一圈一圈吹大了我生命的年輪。

後來上學讀到杜甫的《江畔獨步尋花》：「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頓覺似曾相識，這才恍然，原來母親與「詩聖」的這個鄰居黃四娘頗有一比。我們家的薔薇花雖然沒有千朵萬朵，但一時也是難以數清的，而且牆裏牆外都是，那開得滿滿當當的花朵也的確壓了一根根柔軟的枝條。

在花卉的大家族中，母親之所以偏愛薔薇，還有一個緣由，那就是此花不僅色澤鮮艷、氣味芳香，而且骨子裏還自帶倔強，可謂柔中帶剛。這有點像玫瑰，因為薔薇花也是帶刺的，古詩中就有「雖然面似佳人笑，滿體鋒鋸解刺人」的描述。意思是，別看我紅光滿面，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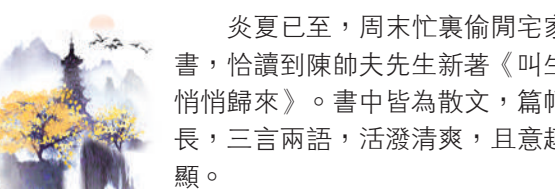
采奕奕，看起來就像佳人一樣，滿臉含笑，但我全身帶刺，鋒芒畢露，誰要是敢褻瀆，欺負我，我就會自衛還擊，刺你沒商量。而且薔薇的每一朵花都精神抖擻，縱使狂風驟雨來襲，也絕不收攏她的花瓣，依然強強地敞開胸襟散發著她獨有的芳香。難怪杜牧盛讚她：「朵朵精神葉葉柔，雨晴香拂醉人頭。石家錦幃依然在，閒倚狂風夜不收。」

其實，這薔薇花的脾性也像極了母親，母親身材嬌小，為人和善，不笑不說話，但骨子裏卻藏著一股倔強的勁兒。遇事不慌，處世坦然，是我們家的定海神針。她常說：「咱不惹事，卻並不代表事不找你，所以事來了，也不必怕，你越怕，事兒就越大。像這薔薇花，可以不扎人，但刺兒你得有。」

後來隨年齡疊加，也經歷了諸多世事，方才覺得母親的話的確極富哲理，人在俗世間行走，很多時候，你身上的那個「刺兒」其實就

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

說來巧了，我長大後無論是在縣城讀中學時的校園裏；還是鴨綠江畔當兵那幾年的部隊大院中；抑或現在青島居住的這個社區裏，居然都有長長的一架薔薇在那裏等著我。後來我時常感動得想，這樣的「等」貌似巧合，實則天賜之緣。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緣分，唐人李紳筆下「薔薇繁艷滿城陰，爛熳開紅次第深。新蕊度香翻宿蝶，密房飄影戲晨禽。」的景象自然也就每年都能領略得到，且得以日日相伴，沉醉其間。尤其社區靠近馬路的那道圍欄，幾乎全被粉紅色的薔薇花覆蓋。今年雨水下得勤，雨露滋潤，夏風吹拂，花便開得越發稠密，遠觀如一片粉色瀑布自半空傾瀉而下，驚艷之至。我常常忍不住駐足觀賞，便有幸看到了幾只蜜蜂與蝴蝶在盛開的薔薇花蕊上穿梭忙碌的身影，頗似夏日裏一場蝶與花的痴戀，纏綿綿綿，你儂我儂，就連過往的風，也變得斑斕多姿起來。



黛西札記 李夢

一疫三年，至今，人們的生活仍在慢慢回撥、校轉，試圖重尋往昔日常。人們重遊故地，再訪盛景，卻發現情景不如當初，為何，應是心境變了，情緒不再。都說「情景交融」「景由情生」，再好的風景，如果沒有善於發現美、欣賞美的眼睛，也是徒然寂寞。

作者在《叫生活悄悄歸來》自序中，常常提及的「閒情難至」，頗能解釋當下人們尤其是都市中人的生活樣態。每日在兩點一線間疲憊奔忙，時間與精力應付工作且不暇，哪有心情會生活角落裏或縫隙中微小卻熨帖的溫暖？作者也忙，難得的是能擠出時間細心觀察、遊歷、思考，並將所見與所感及時記在筆間紙上，日子久了，點滴成溪，匯集成冊，既是寫作者本人的日記，也是為應付生活而奔忙焦慮的我們，提示了打理理想日常的方式。

書中無意談論什麼大道理或講述什麼形而上的宏闊命題，而盡是閒情與隨筆：去過哪些城市或是鄉間，看過哪些電影，聽過什麼歌曲，又或是遇見過怎樣的男女，興之所及都可落筆，都可入題，並能引得讀者從這些看似平靜甚至平淡的講述中，啞摸出一些靈感，一些啟發與意猶未盡。

我尤其喜歡書中《林中漫步》一篇，短短不過兩三百字，便將林間漫步時眼見的風景、耳聽的風聲，與靜心的深思和無所顧及的放空，藉著「步行」這一再尋常不過的、遊覽風景的方式串連並呈示開來。作者在出世與入世之間穿行，以入世的紛擾和嘈雜映照出世的清明和無憂。香港多山，山上多樹，草木茂盛，站在忙碌街邊稍一轉身，便能遇見一片靜謐風景，與友相伴，會談暢飲，其樂無窮。誰說都市忙碌閒情少，關鍵只在這一轉身一側目之間。

書中用句用字精簡，長短句兼有，互為呼應。似乎受到古典詩文尤其是宋詞的影響，作者行文尤其注重節奏，起伏與頓挫之間，呼吸勻停，不疾不徐，娓娓道來。以閒筆寫閒情，不事聲張，是為「悄悄」；而「叫生活」的「叫」字，則是期冀與盼望的模樣。望讀罷此書的你我，都能覓得屬於自己、指向內心的寫意生活。

《詩經》裏的苕菜 如是我見 梅莉

《詩經》裏的苕菜

看到一個很美的視頻，是南京琵琶湖初夏的景色。

湖中的水草開花了，黃燦燦地一片，遠看湖面就像鋪了一層黃色的花毯。原來這是《詩經》開篇《關雎》裏所提及的著名水生植物——苕菜。「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杜甫的詩句「水荇牽風翠帶長」也很有名。在食材並不豐富的古代，苕菜是可以採回來吃的。「苕菜生水中，葉如青而莖澀，根甚長，江南人多食之」，但估計味道不佳，漸漸地被後人打撈回來切碎用來餵豬了。

但苕菜纖細古典的樣子實在是招人稀罕，近期又沒有時間去南京琵琶湖，於是就在申城尋找從《詩經》中走出來的苕菜。看到有人說徐家匯公園就有苕菜，周末迫不及待地追過去觀賞。徐家匯公園很有特色，一座貫穿東西的景觀天橋綠樹圍繞，橋下兩側是花的海洋。一側以陸地上

的五彩繡球領銜主打，一側是湖中亭亭玉立的小黃花吸引眼球。

這是苕菜嗎？它的葉子是橢圓的，形似睡蓮葉，開的也是鮮黃的小花，但花瓣是圓的，不像視頻中的花瓣有點尖。我用識花軟件一查，它叫萍蓬草，果然不是我想看的苕菜。

心有不甘，又查到虹口區的曲陽公園有苕菜，隨即奔去過去。原來上海的每一座公園都美得各有千秋。曲陽公園裏有一條長長的玫瑰拱形廊道，有大紅的玫瑰熱情似火，有粉色的玫瑰溫柔浪漫。走在玫瑰纏繞的長廊裏，暫時忘記了我是來看苕菜的。

走到玫瑰花廊的盡頭就來到了湖邊，水面果然黃花點點，我一眼認出這才是真正的苕菜。沒想到看《詩經》裏苕菜的儀式感如此美妙，是由高貴的玫瑰引領它出場的。苕菜葉比萍蓬草葉小很多，緊貼水面像極了蓮葉，圓圓的。苕菜的花也開得細小，弱不禁風的模樣，傘形花序，花瓣

五片，有毛邊，朵朵黃花於綠葉碧波間掙水而出，明媚而自在。

我看呆了，就在湖邊找了一塊石頭坐下，靜靜地觀賞。初夏的微風輕拂著，心曠神怡。從遠古而來的參差苕菜，搖曳生姿。清澈的湖水可見湖底的水草清新柔美，小魚兒粒粒可數。據說徐志摩的詩歌《再別康橋》中「軟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彼青荇就是此苕菜。苕菜是生長在康河裏的水草，綠油油的在水波中招搖。康河的水一定也是清澈見底。女兒暑假馬上去英國劍橋遊學，就請她替我去劍橋的康河裏看一眼「軟泥上的青荇」吧。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划着小船採摘苕菜的美麗姑娘啊，你驚擾了哪個少年的夢。湖中的苕菜，則是千年流傳的審美，驚艷了時光。

上海曲陽公園的苕菜。

中途啟航

一種思維定式：年齡一旦過了四十歲，寫作這艘船就已經啟航。

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有不少作家是在中年或更晚開始寫作，像是馬爾克斯出版《百年孤獨》時已四十歲，馬克·吐溫出版《湯姆·索耶歷險記》時四十一歲，笛福寫出《魯濱遜漂流記》時快六十歲，弗蘭克·邁考特出版《安吉拉的灰燼》時六十六歲。就近年而言，類似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理查德·奧斯曼的暢銷書《星期四謀殺俱樂部》於二〇二〇年出版時，他還差幾個月就五十歲，而邦妮·嘉姆斯寫出第一本小說《化學課》時，也已六十五歲，該書成為去年最暢銷的處女作之一。

事實上，為年長的處女作小說家設立獎項已非首次，二〇一八年，英國皇家文學學會便設立了克里斯托弗·布蘭德獎，每年頒發給一位在五十歲或以上時首次出版的小說或非小說類書籍的作者，總獎金一萬英鎊，旨在鼓勵年長作家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該獎項的命名是為了表彰克里斯托弗·布蘭德爵士，他在第一部小說出版時已有七十六歲高齡。布蘭德獎的首位獲得者是雷諾·溫，她在無家可歸後，於五十五歲時寫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說《鹽之路》，講述了她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對於這些作家起步較晚，海頓形容是由諸多原因造成，比如有人年輕時忙於生活和事業，根本沒有時間奢侈地寫作，或者有人只是單純地覺得寫作非常神秘，就像一座他們不知道如何進入的古老城堡。但當人的年紀大了，除了擁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去追求自己的興趣——寫作，還



▲佩內洛普年近七十歲憑小說《離岸》獲英國布克文學獎。

積累了豐富的人生經驗，這年歲反而成了寫作的優勢。如同今年九月即將問世處女作小說《閃電戰中的謀殺》的女作家弗里克·埃弗里特，她在出版合同上簽名時已經五十二歲，用她的話講，「在我二三十歲的時候，要養育兒女和償還房貸，沒有任何時間寫東西，直到八年前才得以抽身動筆，我從沒想過放棄寫作，因為我愛它勝過一切。」她還說，與二十多歲相比，五十多歲的她在寫作時更加遊刃有餘，「歲月讓我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心理，包括愛恨、內疚和其他很多複雜的情緒。」

女作家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也是如此，她快六十歲時才開始寫作，年近七十歲時憑藉小說《離岸》獲得英國布克文學獎。在此之前，她為家庭和事業疲於奔命，她曾有過一長串職業經歷：在政府部門、電台工作過，當過雜誌編輯，做過書店職員，教過學生等等。直到有一天，子女都已經長大，時間也終於屬於她自己，她立即投入創作。在佩內洛普眼中，一個人可以在一生的任何時刻開始寫作，年齡從來

不是障礙，而人生中所有經歷都可以成為最珍貴的寫作素材。就像她在《離岸》中借主人公瑪莎之口道出：「難道你明白嗎，你學的每一樣東西，你受的每一種苦，都會在你人生的某個時刻起到作用。」

至於寫下兒童文學經典《黑駿馬》的安娜·塞維爾，由於身體的疾病，在五十七歲時才完成人生中唯一一部著作。她十四歲時因意外落下腿部殘疾，從此拄着拐杖四處尋醫伴隨了餘生，當她寫作時健康已每況愈下，經常虛弱到只能口述，要由母親幫忙代寫，在小說出版後不久她就離世。也難怪有人說，這部在歐美長盛不衰的小說，喚醒一代又一代讀者去理解所有不會說話的動物，恰如她苦難一生的某種隱喻。

正如英國文學專家菲利巴·普賴德所言，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本書，每個人也都能成為作家，只要通過大量閱讀、花時間培養寫作技巧和有意識地模仿訓練，不論年齡有多大，總能把它拿出來。張愛玲說過，出名要趁早，但寫作永遠不嫌遲。

